

潛夫論菱

〔漢〕王符著

〔清〕汪繼培箋

彭鐸校正

(漢) 王符著

(清) 汪繼培箋  
彭鐸校正

潛夫論箋

中華書局

# 潛夫論箋

(漢) 王符著

(清) 汪繼培箋

彭鐸校正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5 7/8 印張 389 千字

1979 年 4 月第 1 版 1979 年 4 月重庆第 1 次印刷

统一書號：2018·149 定價：1.45 元

## 出版說明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人，東漢後期進步思想家。其生平事跡不可詳考。據後漢書本傳等有關材料推斷，王符大約生於和、安之際，卒於桓、靈之際，其活動年代在黃巾起義之前。當時東漢社會的各種矛盾已經日趨嚴重，朝政的腐敗黑暗，貴族官僚與豪族地主的貪婪和殘暴，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的局面。王符由於「耿介不同於俗」，終身不仕，於是隱居著書，譏評時政。

其所著潛夫論十卷三十六篇，大多是討論治國安民之術的政論文章，少數涉及哲學問題。他對東漢後期社會政治的批判是廣泛的尖銳的。他歷數當時經濟、政治、社會風俗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實相違的黑暗情形，指出，此「皆衰世之務」，並引用許多歷史教訓來警告統治者。他把社會禍亂的根源歸之於統治者的昏暗不明，把治理亂世的希望寄託在明君和賢臣的身上，他嚮往賢才治國，希望明君尊賢任能，信忠納諫，這樣就能天下太平。針對當時「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豪族權貴朋黨為奸虛造空美的情況，他鮮明地提出「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的命題，並要求統治者「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建議採取考功、明選等實際措施來改革吏治，強烈反映了庶族地主的參政要求。他的政論中最突出的是同情人民重視人民的思想。他曾反復強調「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即使談

到天命，他也是說：「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種思想是對先秦時期「民本」思想的繼承。在經濟政策上，他要求崇本抑末，重視和發展農桑，愛惜民力。他還談到要重視邊遠地區的防禦和建設等。

王符的自然觀是二元論的。他認爲：「道者，氣之根也；氣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道與氣既是不同的，又是二位一體的，前者是後者的根本，後者是前者的使用。在這樣的前提下，討論到事物的運動變化時，他常常只講到氣，認爲：「何非氣然？」「莫不氣之所爲也。」王符的哲學思想就是這樣在唯物與唯心之間徘徊不定。不過，就其思想體系的總的傾向來看，他更着重於唯物主義。又如，在談到卜筮、巫祝、看相、占夢等迷信活動時，他雖然承認天命，同時也認爲「在於己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因而重視個人修身慎行的能動作用。在認識論方面，王符一方面認爲知識來源於先聖所制的經典，另一方面又強調學，強調主觀可以在積習中改造。他雖曾把學習過程說成是「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後人以經典往合聖心」，同時又斷言：「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並說：「上聖猶待學問……而況於凡人乎？」其勉勵爲學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王符認爲「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因此，政策法制要「各隨時宜」。這一觀點是樸素的辯證的。可是，他又從「德化」的角度把歷史看做是倒退的，社會風俗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美化古聖先賢時的治世，以此作爲批判現實社會的武器。他還從世界觀的高度強調了「和」，強調了「興道而致和」。他在論述「天以民爲心」的同時，也論述了「民以君爲統」。在他看來，國君如能「和

德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那將是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在東漢後期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的情況下，王符的這種主張反映了他企圖勸統治者做些改良以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統治秩序的願望。  
潛夫論舊刻以湖海樓叢書的清汪繼培箋註本爲善，舊稱「引證詳覈，深得旨趣」。甘肅師大彭鐸同志，據以標點分章，並在文字訓詁方面做了些補充闡釋的工作，附註於汪箋之後，僅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九年五月

## 凡例

一 此書爲清蕭山汪蘇潭繼培箋本，鉤稽乙注，眇極繭絲。雖稍涉冗繁，未爲大病。今爲補苴罅漏，標點分章，略具解題，取便循覽。

一 原書流傳日久，淮別滋多。汪氏據元大德新刊，校以漢魏叢書程榮、何鑑二本，幾復舊觀，厥功尤偉。亦有但著其說，仍存本文者，蓋其慎也。今取北京圖書館所藏黃丕烈士禮居舊藏明刻本、馮舒校影宋寫本（即四部叢刊所收述古堂本）及明刻兩京遺編本，并諸類書舊注所引覆校之，附識箋末，從汪後例，不改正文。

一 汪箋本正文偶有湖海樓叢書誤刻者，亦有四部備要、諸子集成誤排者，如讚學篇「捐家出身」家、身互易之類，於始見時說明之，他皆徑改。

一 注文之顯誤者，若遇利篇「公孫詭、羊勝見史記梁孝王世家」詭、勝互錯，明闡篇「魚爛本僖十九年公羊傳」誤「廿九年」，考績篇引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紀綱」字倒，思賢篇引招魂「酌清涼些」，「酌」誤「耐」，同篇王宗炎引易蒙初六，誤「九二」，大畜六四，誤「九四」，愛日篇正文引四牡詩，注「皇皇者華」之類，改同上例。

一 變舊夾行，今移各章之後，原處標以號碼，俾正文連貫醒目。

一 凡補引各家校釋，悉着一圈隔開，鄙說復加「鐸按」字樣別之，以清眉目。

一 凡甄采舊說，不沒主名。引書必著篇名卷數，藉利尋檢。

一 草創者難爲功，糾摘者易爲力，續貂見笑，附驥增榮。討論多疏，徵引不備，同志進教，曷勝佇遲！

# 潛夫論箋目錄

出版說明	一
凡例	一
第一卷	一
讀學第一	一
務本第二	一
遇利第三	一
論榮第四	一
賢難第五	一
第二卷	一
明闡第六	一
考績第七	一
思賢第八	一

本政第九

八六

潛歎第十

九六

第三卷

一〇八

忠貴第十一

一〇八

浮侈第十二

一一〇

慎微第十三

一一一

實貢第十四

一一〇

第四卷

一五二

班祿第十五

一六一

述赦第十六

一七三

三式第十七

一九八

愛日第十八

二一〇

第五卷

二二四

斷訟第十九

二三四

衰制第二十

二三八

勸將第二十一

二四四

救邊第二十二	二五六
邊議第二十三	二六九
實邊第二十四	二七八
第六卷	二九一
卜列第二十五	二九一
巫列第二十六	三〇一
相列第二十七	三〇八
第七卷	三一五
夢列第二十八	三一五
釋難第二十九	三一四
第八卷	三一五
交際第三十	三一五
明忠第三十一	三一五
本訓第三十二	三一五
德化第三十三	三一五
五德志第三十四	三一五

第九卷

志氏姓第三十五

四〇一

第十卷

敍錄第三十六

四六五

附錄一 傳贊

後漢書王符傳

韓愈後漢三賢贊之一

四八二

附錄二 序跋

乾隆甲戌鎮原重刊潛夫論序

重刊潛夫論序

王紹蘭潛夫論箋序

汪繼

培潛夫論箋自序

黃丕烈士禮居藏明刻本潛夫論跋

費士璣跋

四八三

附錄三 著錄

附錄四 佚文

四九二

# 潛夫論箋卷一

## 讀學〔一〕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二〕，聖人之所尚者義也〔三〕，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四〕。雖有至聖，不生而知〔五〕，雖有至材，不生而能〔六〕。故志曰〔七〕：黃帝師風后〔八〕，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九〕，堯師務成〔十〕，舜師紀后，禹師墨如〔二〕，湯師伊尹〔三〕，文武師姜尚〔三〕，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四〕。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五〕。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六〕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七〕，而況於凡人乎〔八〕？

〔一〕 ○ 鐸按：諸子多勉人爲學。尸子、荀子、大戴禮記、賈子皆有勸學篇，抱朴子有勗學，顏氏家訓有勉學。「讚」與「贊」同。贊，進也（漢書東方朔傳、孔光傳師古注）。亦勸勵、勗勉之意。

〔二〕 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者也。」

〔三〕 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尚」與「上」通。

〔四〕漢書董仲舒傳云：「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知」與「智」通。

〔五〕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六〕說苑建本篇：「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

〔七〕○鑑按：國語楚語上：「教之故志。」高注：「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

〔八〕史記五帝紀云：「黃帝舉風后。」

〔九〕鄭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燭敷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昭注：「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

〔一〇〕白虎通辟雍篇云：「帝堯師務成子。」按荀子大略篇云：「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新序雜事五又作成跗。

〔一一〕盧學士文弨云：「墨如」疑是「墨台」。繼培按：路史後紀四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默台。」國名紀一云：「怡」，一曰默怡，卽墨台。禹師墨如，或云墨台。」

〔一二〕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白虎通云：「湯師伊尹。」

〔一三〕呂氏春秋云：「文王、武王師呂望。」白虎通云：「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一四〕白虎通云：「孔子師老聃。」

〔一五〕昭十九年穀梁傳云：「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一六〕○鑑按：猶羣書治要作「由」，太平御覽六百七引同，古字通用。

〔一七〕博、碩韻。淮南子泰族訓云：「人莫不知學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

故智不博而日不足。」詩簡兮云：「碩人僕僕」，毛傳：「碩人，大德也。」

〔二〕 吕氏春秋云：「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  
新序云：「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此言十一君，名與新序同。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二〕。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三〕。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四〕。故夏后之璜〔五〕，楚和之璧〔六〕，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七〕，不琢不錯〔八〕，不離礫石〔九〕。夫瑚簋之器〔一〇〕，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一〕。使巧倕〔二〕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三〕，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四〕。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五〕，攝之以良朋〔六〕，教之以明師〔七〕，文之以禮、樂〔八〕，導之以詩、書，讀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九〕，其不有濟乎〔一〇〕？

〔一〕 論語。

〔二〕 「書」舊作「智」，據魏徵《書治要》改。

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說文云：「讀，誦書也。」○俞樾《曲園雜纂》云：

「詩牆有茨篇，不可讀也。」毛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讀」與「抽」聲近而義通。「讀其智」

卽「抽其智」，謂士欲宣明其義，必先抽引其智也。治要作「必先讀其書」，此不達其義而臆改，不可從也。○

鐸按：或曰：「此篇勉人以讀書爲學，故曰：『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讀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又云：『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又云：『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又云：『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皆反復申明讀書之要，蓋士之書，猶工之器，故以「讀其書」與「利其器」對言。若使「抽其智」可以「宣義」，則是賢人君子「皆可「抱質而行」，不假「自託於物」矣。」俞說失之。

〔三〕大畜象詞。「志」王弼本作「識」。釋文云：「劉作「志」。」按周禮保章氏鄭康成注云：「志，古文「識」。」○鐸按：志氏姓篇引此「志」作「識」，「畜」作「蓄」。

〔四〕韓詩外傳二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

〔五〕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淮南子精神訓云：「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鐸按：說文：「璜，半璧也。」

〔六〕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文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鐸按：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

〔七〕史記鄒陽傳云：「卞和獻寶。」○鐸按：治要無此句，蓋以意刪之。治要引書，有刪無增。

〔八〕說文云：「厝，厲石也。」經典多假借用「錯」。

〔九〕楚辭惜誓云：「相與貴夫礲石。」王逸注：「小石爲礲。」○鐸按：蔡邕勸學：「寶玉不琢，不成璋珪。」卽此意。

〔十〕哀十一年左傳云：「胡簋之事。」杜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按禮記明堂位云：「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鐸按：「瑚」卽「胡」之後出加旁字。

〔十一〕禮記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說文云：「繭，蠶衣也。絲，蠶所吐也。」

〔十二〕山海經海內經云：「羲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書堯典作「垂」。○鐸按：此經上文云：「北海之內，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十三〕鹽鐵論殊路篇云：「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淮南子說林訓云：「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羣書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夫繭合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繭之以爲美錦，大君服而朝之。」

〔一四〕「羞」舊作「著」，據治要改。隱三年左傳云：「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

〔一五〕大戴禮五帝德云：「長而敦敏。」

〔一六〕詩既醉云：「朋友攸攝。」常棣云：「每有良朋。」○鑄按：既醉毛傳以「攝佐」連言，經義述聞卷七王引之曰：

『攝』卽『佐』也。』

〔一七〕漢書董仲舒傳云：「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一八〕論語。

〔一九〕治要「讚」上有「幽」字。王先生宗炎云：「明」下有脫字，當與「幽讚」對。○鑄按：上下皆五字句，作「幽讚」

則句法參差矣。治要「幽」字蓋因易說卦「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句誤加，王說非是。

〔二〇〕「有」字舊脫，據治要補。程本作「不有」。晉語：「胥臣曰：『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鑄按：御覽六百七引作「有不」。

詩云：「題彼鵠鵠，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二〕小宛。「鵠鵠」今作「脊令」。○鑄按：此鄭樵所謂「飛禽安鳥」者是也。從詩作「脊令」爲正。

〔三〕易乾文言。

〔三〕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直」猶「但」也。「博己」即論語言「博我」。○鑄按：「博」卽上文「其智乃博」之「博」，

與論語「博我」義別。

〔四〕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按毛傳云：「聿，述。」